

風景不殊。舉目有河山之異。黃天已死。四郊皆多壘之秋。魂乎。魂乎。吾祖國之魂乎。將一去而不復返乎。抑大夢之未醒乎。其一去而不復返也。則吾將衰絰以哭之。其大夢之未醒也。則吾將列炬以燭之。張樂以導之。呼萬歲以歡迎之。曰。魂兮歸來。吾祖國之魂兮。盍歸乎來。

自存篇 錄乙巳四月初五日新聞報

攬中國之大勢。十年之中。世變亦亟矣哉。甲午以後。欲雪割地賠款之恥。於時人人言自強。庚子以後。欲彌賠款失權之憾。於時人人言自立。至於癸卯以來。日俄開衅。戰事延長。窮其結果。國患方迫。於是憂時之士。人人則言自存。十年之內。國勢三變。故其士夫論議。即各因其時會之緩急。以為輕重。三者之持論。雖有不同。要其救國之心。未始或異。蓋必自存而後能自強。能自立。未有不能爭自存而可強。可立者也。天演家物競爭存之旨。莫要於存其所最宜。以吾國官民之程度。其不適宜於今之世界者。更僕難盡。而種界一端。最足為中國致亡之根本。何言之。現今五洲之民。氣脈混雜者強。如英法德美等國。民種皆雜。其血統單簡者弱。如東方諸部之民。皆真種人。此證之世界歷史。鑿鑿可據者也。中國社會首重宗法。故其言法也。亦以種而不以國。彼西人之寄居中土者。則聽其有治外之法權。我華人之寄籍外洋者。則各自為風氣。而不與他種相混入。足以見宗法社會。漸漬於民者。至深且久。是以今日黨派。或有抑漢之意。

或主讐滿之說。冰炭水火格不相入。此外如西北之蒙回。西南之苗獠。亦各錯處其間。嚴分種界。一有不合。馴至激成兵衅。貽外人以同類相殺之誚。嗚呼。羣道渙外侮亟。殆中國近來積弱之大原矣。列強以帝國主義擴張其殖民之政策。吾黨以民族主義實行其鋤種之手段。無論其一羣既渙。人治無權。不合於物競爭存之義也。即使分治有秩序。自治有能力。而以少數之種人敵多數之軍國民。是猶操一葦以障狂瀾。灑杯水以救燎原也。其烏足以爭存哉。然則處此時局。而欲存其所最宜在乎善羣進種。不在乎擇種去僂。昭昭然矣。或者以古時社會最重宗法。知類保種之人。必先能內競。而後有外競。故自存之道。則以種族爲甚。此又似是實非之言也。宗法所行最難變進。惟其不變。故物競不行。且今之社會與古絕異。今日現象。其國能容納非種者。其社會日即於強盛。嚴限種界。使常清而不雜者。其種將日弱而不足以圖自存。希臘呂社以嚴種界而衰滅。羅馬宗法亦以嚴種界而淪亡。前事具在。可覆案也。今若國內猜疑歧視。種類恐他人不我分。而我反先自分之也。其不蹈於危亡之轍者。能幾何哉。

自由解 續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六號

今天下之號稱維新者。口不絕自由一語。手不停自由二字。於是浮囂之士。遂總總然曰。人